

◇生活空间

全家福轶事

[扬州]张怀珊

那是家中装了固定电话后的第二天,我把兄弟姐妹各房统统请到家里,一个不少,齐齐整整坐了两张大桌。我亲自掌勺,跟太太烧了十几道春菜招待大家。

傍晚5点钟,我忽然想邀大家拍一张全家福,多好的机会,一大家子难得聚齐。不用去照相馆、影楼,就在家门口拍。我立马打电话给胖子王长康,一位专家级摄影师,我的好友。人家满口应承:“马上就到。”

一屋子的人全忙开了,争先恐后,照镜子,正衣冠,理云

鬓,贴花黄。太太帮体态臃肿的婆婆好好捋饬了一番,还给老人家画了眉毛,在发髻上插了一朵凌霄花。老母亲的心花怒放写在脸上。

王胖子“突突突”骑着电驴子,从老街西头双星巷赶过来时,淡淡的月亮已经在蔚蓝的空中隐约可见了。

照片是在一个星期后收到的。背景是青砖老屋,雕花格子窗,天井里的枇杷树,青石台阶,写有我“墨宝”的大门对联。王胖子问要不要将照片放大,我说行了,一房一张,留作纪念。

谁又能想到,这张全家福,竟是我们这个大家庭唯一的合影。老屋随着旧城改造没了,照片里的亲人,先后有五位永远离开了。特仗义的朋友胖子王长康也作了古。人生百年,长江后浪推前浪,花开花落,云聚云散,昨天的事已是传奇。

那天欢聚后,太太背后还发了一顿小牢骚,怪我请客搞突然袭击。我赔了笑脸,方得过关。不过,再后来,太太不止一次感叹说,多亏我先斩后奏,“要不,也留不下婆婆太太最精神抖擞、最满意的一张照片。”

◇似水流年

老屋柜子里的夏布

[扬中]吴春华

仲春去乡下,在田埂边看到一簇青绿色植物,卵圆形、边缘锯齿状的叶片,背面密生白色绒毛,似曾相识。用手轻捻,一股淡雅清新的香气攀上指尖。想起来了,是小时候常见的苕麻。

记忆的闸门一下打开,花白头发,瘦小身躯的祖母坐在堂屋门槛边捻麻的身影,还有老屋柜子里的夏布,清晰地浮现在眼前。

家乡地处扬子江心,水土温润。以前除了种稻、麦、桑,也种苕麻。苕麻收割后可用来织布,俗称“夏布”,能制衣服和蚊帐。农村蚊虫多,夏布帐子是家家必需的。

夏布生产中费时最多的工序是绩麻,也称“捻麻”。捻一顶夏布帐子,最快要数月,慢些则是一两年。

印象里,祖母总是穿一件蓝色斜襟布衣,坐在磨得光滑铮亮的竹椅上,一边放着晒干的麻皮,一边放着装麻线的竹筒。她先将麻皮分成一条条细丝,抽取它们后,用快得我看不清的速度在几个指头间一扯一绕,一碾一搓,短的麻丝在祖母手中就变成了长长的单丝。捻好的麻线放入竹筒,积多了再绕成麻团。

我是家中四姐妹的老幺,爱捣乱,跑来把祖母捻好的麻线拖得老远。“别动,这是以后给你们做帐子用的。”祖母嗔道,“等你们长大结婚,奶奶要给你们每人做顶夏布帐子呢。”说完,她站起身将我拖远的麻线小心翼翼地放入竹筒。

夏布帐子是彼时嫁妆中不可

或缺之物。女孩子结婚时必须陪嫁一顶夏布帐子。祖母已早早为她的孙女们开始准备了。

线攒得多了,祖母便和几户人家拼在一起请机匠织成夏布。

“这些是给你大姐做帐子用的。”祖母抚摸着堂屋里织好的夏布说,“下面才轮到你们。”刚织好的夏布隐隐透出绿色,散发出沁凉的清香,好闻得很。

我上小学时,祖母的视力变得很差,眯着眼才能看清手里的麻线,手也不如以前灵巧,捻搓出来的线粗细不匀。可她还是每天坐在那里,把头弯得更低,把手举得更高,一点点地捻着。有一次我放学回来,看到她拿着麻线,头一点一点的,像鸡啄米一样。我去拽她,她才惊醒过来,自责道:“我怎么睡着了。”然后揉揉眼,手上加快速度。

祖母终于没能攒够为每个孙女织一顶帐子的夏布就走了。

大姐结婚时,夏布帐子被更轻便透气的尼龙帐子代替。而我结婚时安装了纱门纱窗和空调,夏季几乎不需要蚊帐了。

那些织好的夏布搁在老屋柜子里一年又一年。

这次回娘家,我去老屋打开柜子,把那些夏布抱到阳光下通风暴晒。它们快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,我拿起一捆来,把脸埋进去,用力地闻,苕麻的清香已经依稀恍惚,只有灰尘和旧时光的气息,只有祖母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、爱过我们的气息。

◇铭心一刻

剑指苍穹,花开一瞬

[南京]高珺玲

“Don't touch, please!”穿制服的黑人女孩不许我触碰的,是一株植物。叶片如银针般坚硬细长,密密地伸展成球状,每一片都直指天空,表面覆着一层细密的银色绒毛。

“这是银剑花。”导游蹲下身,轻声告诉我们。这奇异的植物真是名副其实,“再等一会儿,太阳的余晖洒在火山口,这些叶片就会像金属一样发光。你们别以为这银色的绒毛只是好看,那可是它的生存策略——既能反射高山上强烈的紫外线,又能锁住每一滴珍贵的水分。”

这贴地生长的团状植物,不像在生长,更像在修行。在这片荒芜的火山灰中,银剑花一身坚硬挺直的针叶,像是披挂

了一身冷冷的月光。它就那么沉默着,把来自天地间的苦难与孤独,一并吞咽下去,化为生命的汁液。它的生长周期,短则五十年,长则九十年。在生命的最后一个夏天,它会以惊人的速度在剑叶中央猛然抽出花茎——高达一米八到两米七——

像是要把积蓄了一生的力气,都用来触摸太阳。接着,花茎上炸开了数百朵灿烂的栗黄色花朵,簇拥在一起,如同一团轰然燃烧的金色火焰,在荒芜的火山之巅,放肆地、热烈地、毫无保留地燃烧。

那一瞬,时间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。半个多世纪的孤独、忍耐,都在这一刻化作了极致的辉煌。可这燃烧,何其壮烈,

又何其短暂。随着花瓣飘落,种子随风飘散,而母株,则迅速地死去——仿佛一生的使命,就是为了这一次倾尽所有的告别。银剑花用一生的时间收集阳光,然后在生命的终点,把积攒了一辈子的光,完完整整地还给这个世界。

那剑指苍穹的,不是锋芒,而是一份对生命最深沉的爱恋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 yzwbfxing@163.com

